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三十八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三十八

起建炎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乙未盡五月十三日甲寅

二十四日乙未韓世忠敗金人于建康江中捷奏至除世忠檢校少師改武成感德節度使

制曰門下朕遭白六艱難之會賴二三梟俊之臣跪推轂而遣將軍守境旣騰於戎捷歌出車而勞還卒酬勳敢廢於邦彝爰錫贊書用孚羣聽具官某勇聞天下氣

蓋關中堂堂將種之英凜凜軍鋒之冠行已恭而事上
敬蚤服周行臨機果而料敵明屢揚偉績昨屬交侵之
境俾屯要害之區蓄銳以須鼓儼而擊縱精兵于數路
若珠走盤擠醜虜于長江如杵投臼坐以中堅之壁成
茲南紀之安威行而海內息肩師勝而國人屬目是用
兼隆徽數特表膚功出擁齊旂易兩鎮提封之大入乘
夏冢視三孤絕等之崇申衍采風陪敦井賦以永旂常
之載以昭帷幄之成於戲武能威敵者師帥之榮賞不
踰時者人君之信惟忠力可以任安危之重惟謙沖可
以保富貴之終勉圖爾休毋廢朕命可特授起復檢校

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

遺史曰初江上防秋韓世忠屯于鎮江府及建康失守
世忠退軍於江陰軍迤邐至平江府秀州至是世忠聚
集舟船擺布於江中以扼金人歸路時邵青以舟船在
蕪湖往來於建康竹篠港世忠使人招青青受招安而
不以會乃曰我方爲賊其下皆窮恐不爲用故不可動
也是役也世忠敗金人於江中奏捷至行在除世忠檢
校少師改武成感德軍節度使制詞有曰屯兵要害邀
擊其師大振軍聲殺獲過當犬羊震懼知國有人

二十五日丙申韓世忠與兀朮再戰于江中爲兀朮所敗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二十八 二
孫世詢嚴永吉皆戰死

金人在建康韓世忠以海船扼於江中乘風使篷往來如飛兀朮謂韓常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韓常曰雖然見車軍則自遁矣兀朮令常以車師戰多沒常見兀朮伏地請死兀朮貸之乃揭榜立賞許人獻所以破海船之策有福州百姓姓王人僑居建康開米鋪爲生見榜有希賞之心乃教兀朮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漿俟無風則出江有風則不出海船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翳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信之一夜造火箭成以丙申出江權漿行船其疾如風天霽無

風麗日赫大海船皆不能動金人以火箭射篷則火起世忠海船本備水陸之戰令人皆全裝馬皆鐵面皮甲每船有兵有馬有老小有糧食有輜重無風不能行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墜江者不可勝計遠望江中層層皆火火船蔽江而下金人鼓權以輕舟追襲之金鼓之聲振動天地世忠敗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兀朮旣勝欲至建康府謀北歸爲世忠海船扼于江中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于蘆陽池開掘新河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兀朮信之乃命掘河一夜河成次日早出舟

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襲之而已長蘆崇福
禪院行者普倫普璉普贊結集行者及強壯百姓千餘
人分爲三隊在楊家洲上自相守保世忠嘗約普倫等
爲策應至是普倫普璉普贊率其衆千餘人駕小舟千
餘艘皆裹紅巾立紅幟來策應至長蘆遇世忠海船狼
狽而來金人至長蘆亦回世忠與餘兵至瓜步棄舟而
陸奔還鎮江聚兵沿江避兵之人往往取其舟中糧食
或有得銀絹錢物者

中興姓氏錄忠義傳曰孫世詢字諮道開封府人也有
勇力善騎射少時曾紹薦之梁方平隨軍立功後從韓

世忠爲前軍統制與金人戰應天府河東府皆稱其勇
苗傅劉正彥反軍臨平鎮世忠來勤王使世詢爲先鋒
與賊戰大敗之傅正彥走從世忠追襲至建州浦城縣
大戰敗之斬賊萬級統制馬彥輔趙竭忠趙竭節皆戰
死世詢臨陣遂擒正彥加觀察使及大金兀朮渡江復
自建康回世詢隨世忠及兀朮戰建康門外大破之次
日再戰江中無風世忠軍皆海舟不能行大金竟以小
舟來縱火世忠軍敗世詢及嚴永吉皆力戰而死

張進及梁斌自虜寨脫歸

先是張俊命選鋒正將梁斌副將張進屯諸暨縣金人

攻陷越州斌與進投拜上還越州也進得脫復聚眾得二百餘人歸還行在叙其功以贖投拜之罪又言梁斌不肯歸朝廷已併殺之既殺斌然後乃能歸朝耳又數日斌以眾三百餘人還朝廷亦待之如初仍不問張進之詐斌後爲策應選鋒軍統制

牛皋敗金人于宋村擒其將馬五太師

金人犯江西者回軍北歸牛皋潛軍于寶豐之宋村衝其中堅殺傷甚眾生擒馬五太師招撫司加牛皋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爲五軍都統制

汪藻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

其狀曰右臣昨自三月末未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心竊憂之以爲中國困於腥羶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嘗以寒方至未暑先歸吾于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爲巢穴無所忌憚不知朝廷何以枝梧自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爲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榜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爲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于蔣山雨花臺兩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八 三
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
以爲避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船而采石金人已渡
復回者累累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幾月餘乃反
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似
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計尤喜爲窮蹙之狀以疑我師
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爲度夏之計
而陽爲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耳建康爲東南咽喉國
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
金人果據此爲巢穴則東南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
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羣臣日至上前亦嘗

有反復及此者否豈遂以爲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
先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
人旣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羣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爲
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
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爲此事所係非細廟堂
若救焚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
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
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近聞遣張俊
提兵過江節制浙西八馬迤邐前去以爲策應此固陛
下長算也不知張俊果能爲陛下慨然有立功之意乎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八
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張浚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浚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計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也機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爲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采納不勝幸甚

五月七日戊申濠州土豪王維忠棄韭山寨率眾歸於節制使劉位

王維忠濠州鍾離縣農家也字移孝總角有大志兄弟

三人維忠最幼每經行於市人皆不語以候其過故人號爲靜街三郎軍興上有詔許民自保維忠乃據韭山爲寨與鄉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數千維忠屢與張文孝史康民戰金人以孫興來知濠州管屬縣鎮皆聽興僞命而用天會年號興遣人招維忠獨不從至是維忠率眾棄韭山寨歸於招信縣劉位位令維忠爲左軍統領官韭山寨壘石爲城周圍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環繞之戰禦之具稍備民之願來依者凡萬餘人維忠選強壯充兵韭山之勢巍然而立外有餘羣山統之山有泉湧出泉下有洞泉水悉歸焉洞雖不大然不論水

之多寡或連雨會羣山之水湊於其中而洞能容之俗呼爲歸水洞倘無此洞則山泉與雨水皆爲羣山所壅不得泄塞在山之頂萬人居焉常苦無水以給食維忠患之乃視歸水洞而謀曰若塞此洞不惟能得水以給食且水勢縈迴於山曲亦可恃以爲險也然此洞雖小能容無涯之水豈非有神佛以主之乎萬人皆待水而食所係不輕吾將盡誠心禱之於神議塞此洞借水以給眾若神而有靈必陰祐於我乃與進士戴德夫謀禱塞洞之方德夫以維忠之意朱書鐵爲板以清酌祭神擲板於洞遂實之以土石聞知者皆相視而笑以謂兒

戲也既而數人之力告勞而洞已塞矣人皆大駭及維忠既去歸水洞復陷如故

十日辛亥直龍圖閣劉晏與戚方戰於宣州城下被殺

戚方圍宣州知州李光乞援於朝詔劉晏解圍宣州以觀察使巨師古爲之副晏受命即日就道師古以兵繼之初晏在常州駐軍方率衆自西門突入欲作過晏自城中殺出之至是晏始到城下未安營壘城乘賊不意自城南轉城西直趨城北以擣方之帳方大驚賊走晏恃勇欲生致方乃單騎追之賊見官軍不多乃自駱駝山後設伏以斷其路方率親隨迎戰晏單騎力不能戰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八
退還至天甯寺前隔小溪是時暑雨大漲馬陷於淖不可出橋左有伏賊以鈎槍搭晏晏猶手刃殺數十人以無援而被害晏死數日師古兵到城下具聞於朝上憫悼之贈晏龍圖閣待制官其四子仍令即死所立廟榜曰義烈歲時祀之

中興姓氏忠義錄曰劉晏燕山府人也建炎二年隨劉正彥掌赤心隊降丁進有功正彥敗晏降於韓世忠累遷至龍圖閣四年戚方反常州適晏兵至擊方大敗及戚方寇宣州知軍事李光固守其城晏追方至宣州大敗方解其圍方敗走晏追擊之不勝力戰而死時稱其

忠勇立廟於常州

十一日壬子金人焚掠建康府執江東安撫使陳邦光渡江而去

金人焚燒建康府虜掠人民劫奪財物出建康府城自靜安渡宣化而去兀朮屯於六合縣舟船入自瓜步口首尾相銜擺泊至六合不斷建康城中悉爲灰燼矣金人已渡淮東無警安撫直寶文閣張積積尙守揚州招信劉位以節制之職聚衆在橫山帖然無一事軍中惟飲酒賭博而已先是知真州向子恣措置欲移治揚州而揚子六合之民願保方山子恣棄真州金人據建康府

大兵入浙猶有游騎往于淮南大抵自滁河之西皆爲游騎所擾而不過滁河之東金人既渡江北占六合于中是真州爲羣賊所擾已不可居王冠率兵共守方山後渡河駐于溧水溧陽之間金人又戰而揚州亦不可守張積乃棄揚州金人據建康半年餘江甯鎮采石至和州道路往來不絕和州亦留兵戍守雜以婦人戴頭巾著軍號執兵器巡防城壁然無一軍乘虛到城下與之爲敵者惟邵青竹篠港探知建康城中金人不多且兀朮等皆在浙東建康有可克之理是時青見有殺牛者牛拒力甚青取槍刺洞其肋而牛用角斡青中股青方

病瘡不能行乃遣其次姓馬者率眾往收復建康既至水門暴雨雷電大作不克入而遂退青殺之遣單德忠爲次又有都團陳德結眾欲殺金人部勒已定前期爲朱都團所告全家被害及兵馬都監全沔死之金人圍建康也守南門番官稱萬戶者常諭居民願往採薪者給牌子前去居民皆不從及被殺戮之餘方悟此萬戶之言乃陰欲保護居民使之出城以求生也

十三日甲寅戚方攻宣州不克退去宣州解嚴

戚方圍宣州遇劉晏直擣其中又巨師古到及方戰於城北方三戰三敗遂引去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受圍

之初李光方妻管氏病癱甚苦至解嚴管氏不知人皆以爲怪大抵守城之法先要財物豐備是時府庫財物盈滿而大戶人皆出銀錢爲犒設故賊人積攻具以至積草積柴之類皆多以錢帛募死士燒之而人亦願盡死力如城北木塔寺有木塔下瞰城中虛實當先除去而賊守甚嚴乃覓人負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覓者是夜果有草實其塔內縱火火爲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雖可畏而人心則甚喜州作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杯初方以宣州城爲龜形當以眞武法禳之乃令攻城人被髮用紅帛帕首方旣退去

摧壞者數十丈城之東僻

岳飛殺劉經併其軍

先是岳飛與劉經合軍屯戍宜興飛領兵往建康劫金人于靖安得勝回軍溧陽縣得經軍將官王萬報經欲殺飛母及妻而併其軍飛大驚即今姚政往圖之政夜行抵宜興以飛母命傳語經適得家書請畧訪來議事經不虞其詐入其室則有楊某者伏於壁間遂殺經少刻飛到撫其衆

史康民及金人戰于定遠縣軍敗閻勅就執而死

史康民濮州人也初起於京東因迎神社會有繖扇搨

劍之類從物藉以爲資遂擁衆亂聚衆漸盛乏糧食殺人食之號爲餓蟲子轉至淮南往來于濠泗間張文孝在其軍謂之張鈴轄文孝用扈鶚及李徽猷計遂背康民殺康民父母自爲一軍先是聞勅在越州除淮南等處招撫節度使至崇德縣聞金人已犯錢塘勅到平江招兵得數百人又聞金人在建康乃分江陰軍路渡入柴墟鎮至楚州見趙立方措置楚州就以上命授立右武大夫徐州觀察使知楚州軍州事兼管內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鈴轄之告勅至泗州而文孝在泗州出迎勅參拜且曰聞太尉將到專來參迎勅甚喜勅與文

孝至招信劉位發兵禦之于境文孝戰不勝勅與文孝往濠州界下寨於黃連埠文孝名爲迎勅實挾勅也是時康民屯於韭山文孝往攻濠州康民乘虛掩黃連埠破其寨取勅及同行劉舜臣等一行歸定遠殺李徽猷得扈鶚至定遠鬻割刳其心以祭其父母康民又拜舜臣以謝殺扈鶚雪父母之仇金人周太師聞康民得勅屯於安遠也乃會亳州大太師兵渡渦口甲寅周太師入自西門康民出兵迎戰大敗而回大太師已自北門入執勅而去是役也康民幾死趙宏救之得免次日康民議追金人奪勅聞康民渡渦口矣宏相州湯陰縣弓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一
手也時人謂之趙之鬚_子勅迎奉神御起離西京也於岳飛處借使臣十人而宏其一也循蔡河而下至濠州遇張用勅說用歸朝廷以馬泉之妻一丈青嫁用爲妻初泉爲郭仲荀所誅勅周恤之以爲義女既嫁用遂爲中軍統領有二認旂在馬前題曰關西貞烈女護國馬夫人劉舜臣者用之參議官用俾隨勅以行故舜臣在勅軍勅在南京金人欲降之不可欲以爲京東安撫使不可乃被害

姓氏錄忠義傳曰閻勅有膂力善騎射少以班直補官靖康初累遷主管步軍司公事上南幸揚州勅留守京

師建炎二年京師留守宗澤命勅軍河南府會合王彥楊進丁進等兵六十萬欲渡河迎請二聖會暴卒而止三年同杜充上表請上還闕以圖中原俄京城絕糧杜充赴行在勅亦領兵數千至淮南金人方南侵以節制淮南等路軍馬往拒之四年軍濠州定遠縣與金人戰不勝被執令同招張文孝攻濠州史康民乘虛襲文孝敗之勅被擄後金人又攻康民于廬州勅同康民與戰敗績復被執勅詈罵金人不屈而死紹興元年贈檢校少保節制十七年謚壯節

劉超據荆南

劉超據荆南分眾犯陝州先是張浚以宣撫使往川陝也經由陝州留小潘防禦一軍于郢州小潘防禦爲部下彭筠所殺筠乃與超會超遣軍犯復州凡所經過井邑邱墟人無噍類於是超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劉位攻趙瓊寨

位遣人攻趙瓊寨趙立出兵擊郤之位大怒遂率兵攻瓊立復出兵爲援且以檄告位大畧言瓊已聽當使節制爲朝廷宿遷水寨當使乃淮南東路兵馬鈐轄泗州之兵皆合聽節制位乃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三十八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三十九

朝散大夫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三十九

起建炎四年五月十三日甲寅盡六月十一日辛巳
范宗尹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守參知政事

范宗尹辭免不允批答朕履國家之否運思得天下之奇材以卿粵從布衣早有人望累擊權臣於方用未嘗奸利以邀名每陳治道之可行無不會文而切理洎參知於大政尤灼見於所存一意盡公羣倫皆理乃付巨

川之濟用符巖石之瞻制詔一頒搢紳相慶佇卿行志知國有人謂當承命以周旋尤復抗章而遜避惟此舉而國無陋矣今何時而卿辭位乎勉究良圖毋庸再請再辭免批答朕惟治亂兩途未有不由於用相君臣一德相逢鮮直於同時卿識邃而才全謀深而器遠學古人之至要言天下之大公簡於朕心非止今日故擢司風憲并預政機將觀所長不次而用而卿性資天至議論日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卿當用羣策以兼收念寸陰之可惜立規模於素定應機會於方來

輔成再造之基同享無疆之福此則盡卿致主之術而成朕知人之明也亟上封章百辭奚益所請宜不允仍斷來章

遺史曰范宗尹拜右僕射張守除參知政事宗尹具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平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宗尹謂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痾方篤稍施快藥立有顛仆之勢要使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戮力啟沃上前廣開言路揀拔賢才除剔縉蠹節抑財用以至惜名器損僥倖斥

豪右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

張用寇淮西

張用自京西往東京轉南京界自柳子蘄陽趨壽春至舒城縣遂屯中軍其餘諸軍皆分屯四布是時金人方退建康渡江北和州以東金人往來野無所掠乃採草木但葉青而嫩者以火煮之搗去青水不問有毒與無毒但能咀嚼者悉食之以至動活之物不論飛走與蠕動得即陷之人皆困乏

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爲神武副五軍

崔增陷焦湖水寨

崔增磁州人隸閩僅軍爲將守泗州浮橋僅棄泗州諸軍潰散增往壽春界劫中祝博士寨併其軍自濠州轉往巢縣攻焦湖水寨增得小舟數隻直擣其寨寨有舟四五十隻皆淮西富商大賈及土戶富民初來曾經兵火不能迎拒盡爲增所有擄掠金銀財貨子女之餘選壯充軍

孫興退濠州將校朱式率軍民請兵馬都監李玠權知軍州事

金人自建康渡江而北也壽春府軍周太師招孫興等還壽春官吏居民皆送於西門之外勸酒酌別興與滕

郎中及所部兵盡行，惟留僞通判陳浩然在州，興攜二妓、毛馬女、楊蘇兒去，以金價償其眾，自餘無毫髮之擾。興在濠州凡半年，及去，將校朱式率軍民請軍馬都監李玠權管軍州事，玠用司戶參軍江洵武謀囚投拜官張宗望及僞通判陳浩然于獄，遂復用建炎四年年號。玠以洵武權通判軍州事，以小溪巡檢魏進權兵馬都監。

六月二日壬申，劉光世來朝。

七日丁丑，劉位敗張文孝，克滁州。

劉位屯於橫山，張文孝占滁州，位以兵收復滁州。丁丑

至滁州，文孝退走，遂復滁州。

八日戊寅，劉位及張文孝戰於滁州，被害。

劉位既得滁州，即以其屬李頡爲司法參軍。是夜與頡同宿於子城中，頡夢州城中屋舍盡倒，既覺，以爲不祥，拂旦，文孝以其眾至城下，位引兵迎戰，位逢兵眾數百，以爲已之兵也，乃指麾殺賊，而所逢者賊兵也。位覺之，欲戰，爲賊所殺。權知州荀某、權知清流縣梅俊迪、權知清流縣丞張格、非等州縣官皆散走。朝廷聞之，即其地立廟，榜曰剛烈。

十一日辛巳，趙立出兵攻撻懶於孫村浦。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九 四
撻懶以大軍下寨於壽河去淮河孫村浦兩舍乃南北
咽喉之路又作寨于孫村浦以守之趙立起宿遷縣趙
瓊水寨民兵於城中辛巳親率親隨百餘人取孫村浦
寨遣統制王彥忠以兵數百防壽河之救兵金人自壽
河寨日遣三二百騎往來於孫村浦聞立出兵急遣鐵
騎來救之爲彥忠所扼不得進立亦聞金人以鐵騎來
救故不克攻而退彥忠亦歸

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爲江州
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爲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
知鎮江府

周望責授招化軍節度副使連州安置

周望以同知樞密爲宣撫使棄其軍而奔太湖也以宣
撫使印棄太湖中金人已退募漁人入水求得之以宣
撫使職弭節湖州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其擁重兵于
吳門不能扞蔽脫身先遁以致連城陷沒與諸郡以城
降賊並緣爲奸掠取民財等事乞正典法遂責授節度
副使連州安置

陳規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

陳規字元則沂州人以明法補官靖康初轉通直郎知
德安府安陸縣金人陷都城規率兵數百勤王半道兵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九 五
潰而反會郡守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眾遂
推規權攝府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王在党忠
相繼來寇皆敗而去遷朝奉大夫直龍圖閣李孝義犯
城規與戰頗克會孝忠爲將張世所殺降于喬仲福數
月楊進來攻不能下而退范宗尹爲相分鎮以規爲德
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趙延壽謀來寇規擊
破其眾累加龍圖閣待制召赴行在在州八年屢破賊
眾中原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
嚴刑重斂頗失民心

規有朝野僉言後序曰規守順昌日得靖康朝野僉言

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反復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
嗟我國家不幸有如此悲夫世之治亂國之強弱雖曰
在天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也揚雄所謂天
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靖康京城之難若非人事之失
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若非天欲降災則人事亦無此失
規不揆主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守禦將帥
施設應敵捍禦攻城之失與夫管見郤敵之策論列而
序言之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爲中國勢弱夷狄方
強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強弱在人
爲我之計勝彼則強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

三朝正監會編 卷一百三十九 六
中國之勢，遇夷狄之強，用之則有強，有弱，不用則終至於弱而已。強者復弱，弱者復強，強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只

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兵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三兩隊將詣扼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旣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軍必不至于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粘

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
之眾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
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
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
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
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
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策定守險設備使賊欲登城
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
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
甘心俟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按礮於封邱門外大礮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
收遂令金人得之咸爲攻城之具規以爲城破亦不在
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礮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礮
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
放箭此言善也百姓鼓眾擊死已見其因亂素治之術
失也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新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
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
礮碎之亦可用單梢礮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二百
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
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

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礮禦近眾其小礮每十人以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外不謂小礮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况大礮每放一礮小礮可放數礮兼小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傷死若要推毀攻城則須用大礮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礮蓋欲摧毀城樓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礮與小礮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礮座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礮座欲攻之所列礮座百餘飛

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者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礮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堵矣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裡稀洞子長一丈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礮石衆多攻壞女牆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礮石縱大至多亦無能損壞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則礮石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九 九
亦何能害人亦可以必其無虞也敵以雲梯對樓攻東水
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
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攻宋門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
梯至每以撞木衝倒仆死者無數此皆奇策然持撞木
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
橋成運對樓過壕攻城城下列礮二百餘所七梢礮可
施五十斤石散星礮每座可施礮石數塊礮石並發又
以強弩千餘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
然後推對樓使發城每對樓上載兵八十人若對樓傳
城則引眾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礮火數多矢石

齊發只前說女頭牆次備以洞子皆可以隔盡對樓登
城每一對樓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
得幾人與守城人接敵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
人盡角力設施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
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立其跡亦自危甚自履危
地來與城上守城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
者於此不勝則交戰于平田曠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
况對樓于填壕上惟可以直進必不能於城下橫行假
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
縱兵上城獲全者術亦多矣不思則不得也賊用雲梯

三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牆裏雀臺上靠牆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度槍刀向上高出女牆五六尺賊至女頭牆上必爲排叉木隔在背後乘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擊刺無不下者下而不死者鮮矣閏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以竿衝倒三座城上士卒爭持草以燒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卻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置而不問

燒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樓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與賊燒開再進攻械來路雖然此事已失若守禦官別有守捍之具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于缺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于前亦必無害次于燒了城樓處兩頭措置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兵兩向攻打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濠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卻回則

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挫
賊必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法於此一失以致城陷重
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其勢可
畏者莫甚於礮然而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
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
則攻城人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礮攻城京城守禦人
亦嘗用礮城闕處必然難安大礮亦難容數多雖有礮
臺礮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礮才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
必須以眾礮來擊又城上礮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賊
人用礮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其不能

用礮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礮仍每座礮前
埋立木爲依敵人在外不見立礮所在雖有能用礮者
何能施設或又以爲礮在城裏礮手不能見得城外事
無由取的每一座礮則用一人於城上專管理礮稍與
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卻令礮手少挪脚太偏則就
令拽礮人擡轉礮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礮稍大者不
及則令添人或用礮稍小者照料得一礮打中後礮少
有不中又城裏立礮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礮若止能如
此則賊人用礮何能爲也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
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籬籬惟

可以遮隔弓箭弩手於礮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篋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上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卻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填壕亦不過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

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尙且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賊兵雖多攻城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

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門都閉有以土塞者止開三
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開生路也
爲守之計不獨大啟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
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土木出外填壕作
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敵人空隙稍乘便
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
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之城內既開城門自
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賊在外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
破所以敢自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
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

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
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
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
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俟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噪
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等衆
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橫尸三十餘里獲鎧甲五千副此
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
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
人用大礮摧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
丈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

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城
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
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
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而功不至於十
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
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
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樣方徑
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牆裏近下以細木蓋
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暑風雨屋在牆裏牆皆
低下則礮雖在外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又壕上作橋

橋中作弔橋暫時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
實橋則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迴曲折移於向裏百餘
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裡
便是賊陷窅何爲陷窅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
應殺賊之具皆可施設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牆高丈
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啟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
不見孰敢窺伺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垠上宜築高
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脚下亦築雀臺高二
三尺闊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
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牆牆裏雀臺上栽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及破羊馬牆全城脚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女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濟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止是披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去大城脚止二丈不令太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

牆外反害牆內人又不令太近者慮其太窄難於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裏城脚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寇城應敵處用以此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子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爲城以禦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爲一攻械而無策以應之者未之思也規嘗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

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道也用兵者形勢非在直也故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是以善守者藏乎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于近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至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倖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於未知虜人攻京城械器施設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礮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辨眾人言之則亦不

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况規忝冒職當次對濫膺守臣苟有所見庶幾乎破彼奸謀使攻城掠地之心潛消於冥冥之中而致我宋之境無有遠邇若州若縣若守若令之人強者愈自奮懦者知自勉孰畏乎虜人之來攻城之械而城皆可以自保若成我宋山河之壯者不可不論也規竊嘗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機事不密則害成然而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孰能窮之今止據虜人拔京城當時攻械施設略舉其捍禦之策大槩言之至于盡精微致敵之方雖不

憚其文繁而有所得真不可示人者况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之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敵未至則深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管見不能自揆輒序于僉言之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三十九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秩四十

起建炎四年六月十一日辛巳盡七月十七日丁巳

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

程昌禹家傳曰建炎元年八月公以京西轉運判官入為尚書吏部郎官自南都扈從至維揚與時宰論事不合出守蔡二年八月至郡已為金人所破軍馬散亡盜賊充斥公乃招集流民簡練師旅命將也不限資格惟有功者居上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三年

正月杜充留守京城招納賊寇張用王善而復逐之遂
圍淮甯兩月張用分其衆號二十萬來寇三月至黃離
去城二十里公度其遠來未食先遣汝陽縣尉杜湛設
伏以輕兵誘之賊果以萬人追至城東遇伏大潰擒其
次首馬友六月杜充赴行在檄公爲留守判官月中至
京城視事京師屢經虜寇獨啟四門餘皆闔行者居者
皆以爲病公至欲盡闔之又游手艷食市多鼠竊犯者
雖一錢皆死公改一錢爲一千副留守郭仲荀皆不從
七月蔡父老五百餘人投牋十留守司丐公還曰蔡荐
經寇攘自公臨治盜奔他境雖今有本道運判滕膺攝

事民未安其政詞旨誠切杜充時爲宣撫聞之檄公還
八月十八日入境城中來告前攝守滕牧招巨寇王民
所謂一差鍼者合王清兩軍約數萬衆迫蔡已入西境
攝守以其弟故許其入城吏民知其入則蔡爲墟矣
言不可弗聽公聞之宵征十九日黎明入城午漏上賊
掩至趨門不克入公令營于城東來丐糧曰吾廩未嘗
餼賊求市倍其直乃售賊留日而行過平榆乃肆掠微
公則無復有蔡矣閏八月沒角牛楊進衆十餘萬寇眞
和進雖降爲西京安撫然擄掠不已且百端需索于蔡
公曰竭民血以資寇兵而給盜糧吾不忍也一切絕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一 二
既反遂來侵公令杜湛等各以部兵分掩其時雨且夜
劫其寨俘斬不勝計賊不能安怒且恐乃命兵四出聚
糧造天橋雲梯謀攻城公亦爲戰守備九月十一日公
被召赴行在方趨裝忽聞金人渡河陽公乃上聞乞留
捍禦寇退而行未報月末得上蔡狀言虜游騎入二十
九日虜騎數至城東及城大軍至屯于南東北三面約
五六萬衆公令戒嚴且遣人縋城而出告警于行在由
是朝廷知兩番虜人始檄諸道爲備十二月初二日公
遣陸貫出兵擾虜營虜之祁王席其累勝勢甚張衆亦
心憚之公閉關偃旗息鼓既獻俘士氣大奮公乃啟扉

縱之至初四日生獲逾七百人虜睥睨七日莫測城中
虛實乃退出師尾擊之頗有所獲公自後連破賊曹貴
楊勳斬馘甚衆又破田僧哥歌蟲子兵擒歌公奇其狀愛
其勇弗誅復委用之後卒爲良將所謂田臬者也四年
二月以旣除代奉詔提兵赴行闕會有旨罷諸路勤王
之師除公鼎澧鎮撫使

解潛爲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荊州府陳
求道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范之才起
復爲金房均州鎮撫使兼知均州馮長甯爲淮陽順昌府
蔡州鎮撫使兼知淮甯府翟興爲河南孟汝唐州鎮撫使

兼知河南府

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鎮范宗尹建議也五月二十二日參知政事范宗尹等劄子奏臣等恭議依聖旨就都堂聚議分鎮事宜畫一如後一諸鎮臣乞以鎮撫使爲名一欲將京畿湖北淮南京東京西州軍並分爲鎮其陝西四川江南兩浙河南福建兩廣並仍舊制一諸鎮除茶鹽之利國家大計所繫所入並歸朝廷及依舊制提舉官外其餘監司並罷所有錢賦除供上錢帛等自合認數送納外其餘並聽本鎮帥臣移用更不從朝廷應副緣今初理宜寬假而又責以備禦之事欲爲蠲免

上供二年俟事力富實且自合依舊一今來分鎮州軍多經殘破或緊要控扼去處理宜增重事權庶可以辦應管內州縣官並許辟置知通令帥臣聯名具奏朝廷審量除授官吏廉污勤惰許按察陞黜其所管州軍並聽節制遇軍興許以便宜從事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奉聖旨依奏至是除陳規已下鎮撫使

閒居錄曰宣和以來宦者童貫弄兵蔡攸并幹樞柄邊帥大率皆小人以賄賂用之軍政盡廢非徒士卒驕惰不可用且零落盡矣今虜大舉南牧不復可以支持靖

康初淵聖下令河朔欲令郡將世守事不果行今上駐蹕維揚獻言者甚眾宰相黃潛善以爲非急務悉寢其奏建炎三年南渡至于餘杭潛善既罷余諺當柄途而士大夫復以藩鎮爲請余爲擇熊虞卿等十九疏奏之且間陳以謂宜徵藝祖初議時制宜行在爲京西淮北爲藩方淮南爲郡縣會余罷去事亦不行次年六月范宗尹爲參政申其說置鎮撫使遂以爲相降詔施行然規模參錯多寡不均李成以舒蘄光黃四州叛徑擾江西孔彥舟授鼎澧辰沅靖五州不赴遂犯湖南劉綱授濠泗岳飛授通泰趙立授承楚薛慶授天長郭仲威授

眞揚王彥授金房百不能守惟桑仲以宗尹之兄宗禮在其中故授以襄鄧隨郢金均房信陽八郡地大人眾稍稍爲患仲爲其徒所殺裨將李宏代之宏爲僞齊所逐鎮遂廢

婁室撒離喝黑峯敗曲端軍于邠州白店原

節要曰時撒離喝陣于高原婁室黑峯率眾先戰官軍禦之賊少卻撒離喝恐懼至于號哭無何賊勢復振官軍敗績由是賊中目撒離喝爲哭啼郎君

二十二日壬辰邠六安軍邊某殺金人盡殪

邊某初以金人寇城遂投拜金人以趙團練率北軍三

百人屯于六安未經金人時守禦稍嚴鄉村強壯與射生戶皆聚於城中李成張用等皆攻擊不克邊某雖已投拜而強壯射生戶猶在城中金人有回歸之意道路風傳金人將盡驅六安之民北去做土官李大使者與邊某等密謀先事殺之每日邀請趙團練不疑壬辰邊某及李大使率軍民及射生戶並殺金人皆盡

二十四日甲午知六安軍邊某棄其城

邊某已殺金人即告報居人盡納軍器少頃再告報依舊做買賣近晚又告報二十四日棄城盡出出盡焚燒令各備乾糧甲午果棄城邊某令後軍洪某掠後放火

城中一空是時張用在舒州有入廬州境者張用立大旗招誘山東湖北士庶失業人多歸之李大使爲李成敗北去壽春境被殺

戚方詣張俊降

戚方犯湖州安吉縣上鄉侗里張俊以兵討之至安吉鄉導言上鄉路窄不可行兵俊乃遣王再興齎檄招之會岳飛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乃詣俊乞降與其徒鄭某號爲三哥哥者同至安吉見俊俊先見戚方諭之曰國家多難當以忠義報國家不可負朝廷方曰不敢俊曰爾宜一心事主不得有二方拜謝而見三哥哥者俊

曰國家不負人爾亦不可負國家曰不敢俊曰是何不敢人言爾復欲反乃呼証左而問曰是人果欲反乎曰實欲復反俊命推出斬之方上兵馬簿有馬六百匹獻金玉珍珠不可計自方到行在日與中貴人蒲博不勝取黑漆如馬蹄者用炭火燻去漆乃黃金也以償博負每一博不下數枚于是方已受正使矣時人爲之語曰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七月十二日壬子馬吉爲韓世清所敗

韓世清在蘄州敗劉忠得柔福帝姬蘄州甄采聞於朝即與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之行在到興國軍路艱阻

不能行四月朝廷差內侍蔣堯輔來迎請柔福帝姬不許世清離蘄州祇令采至行在世清曰世清已起發蘄州矣且得柔福帝姬者世清也囑采別具奏乞以世清同護送柔福帝姬且言已一面起發事上覽奏即降旨令世清徽州駐劄不許赴行在世清屯於徽州之黟縣馬吉以潰散餘兵力擾於旌德太平之間世清屯黟即率眾往迎之爲世清所敗其提舉官孫抃死於亂兵吉自長壽由涇縣出宣城至廣德受劉光世招安世清追至宣城而還

十三日癸丑崔增犯太平府

崔增既破焦湖水寨有大小船數十艘又聞金人已渡江北屯於淮東增乃率其眾漸出柵江口未有所向遂犯太平州繞城劄寨甲寅夜以舟百艘載攻具傍東南城角攻打賊眾約二千餘併力齊攻知軍州事郭偉盡力禦之有三賊首稱是閩將韓將呼曰城中有勇銳者請出挑戰荻港巡檢王宗引弓滿兩矢皆中二賊城上人懼呼賊眾稍卻戊午數百人寇城有賊首執大刀有牌旗寫中軍將劉順順引眾犯西南城角宗又射中之宗遂引牙兵魏進士軍洪亮等下城與戰賊遂退去賊驅虜居民於城下剖臠殺殘又縱火焚燒天慶觀及民

居攻城不克屢爲官軍所敗

張用奔於漢陽受鄂州路安撫使招安

五月張用諸軍在淮西乏糧六月轉至信陽軍復往德安府用屯中軍於三龍河曹成屯於應城縣諸軍散居連接至郢州絡繹不絕至是魚磨山寨軍亂統領將佐王林孟振張衙推等殺其統領官馬老爹王林者謂之王鐵斬相所人初曾被擒入布袋倚船板上用刀斫其頸八刀以爲死矣放入黃河中無何布袋繫頭脫遂爬而出漸得活又謂之王八刀後爲橫行遙郡張俊部下作馬軍將官者是馬老爹既死用聞之曰軍容不整至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一
使軍中自相屠殺豈爲殺一馬統領乎乃是欲殺張俊耳用請從此自往求一死處諸人各耐辛苦有隨用去者至淮陽有衆一二千時馬友在漢陽界內知漢陽軍范某懼倉庫不能給乃以軍事并倉庫見在移牒與用遂爲知軍鄂州路安撫使李允文遣張定國往招用用受招安定國乃遂旋濟渡至南岸允文怒曰何不且撫定而遽濟渡乎乃移文問之用懼遂反自漢陽界擄掠強壯而去允文遣水軍張崇追擊不及曹成聞馬老爹之死又聞用自奔去大怒令執捉中軍人到即斬之成常恨中軍統領官吳某實不同其謀成使人執至責以

軍律不整使下有謀上者遂斬之

十七日丁巳郭仲威出平江府率衆奔於興化縣

郭仲威擾平江府之民朝城聞之遣張俊來治仲威之罪仲威覺之率衆出平江府遁走屯於興化縣朝廷授以眞州鎮撫使

巨師古軍于杭州薛成軍于婺州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一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一

起建炎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丁卯盡八月十日庚辰

二十七日丁卯金人立劉豫於北京國號齊

金人册豫文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

十七日丁卯皇帝詔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為已

私職在牧民迺知王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

乎授能迺者今有遼連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

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帥

旅妖氛既掃區宇式甯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
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
啟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
纘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涵容迺復蔽匿逋逃夸
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
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爲辭拒爰
命將帥諄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傅沐首罪
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懽好地畫三鎮誓至萬年凡有質
要悉同文約既而官軍未退夜盡眾以犯營誓墨纔乾
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搆事端以故再遣帥徒詰

茲敗類又申畫河之議復成欵戰之謀既昧神明迺昭
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亡无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
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爲國
當共息民不料懦夫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誅鋤重
念斯民亂於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
保定咨爾具位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
于亂邦生不偶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
或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
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德
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

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无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螽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備禮以璽綬寶冊命爾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歲修子禮永貢虔誠界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

忽朕命

玉册計六十六方每方字兩行金填字

豫遂僭立於北京肆赦云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无依內離民心致蠡起弄兵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甯干戈互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荆榛老幼生靈廬舍多爲之灰燼原野厭於流血溝壑填於殘骸兵火連年不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辜冀皇天之降福宣命亟班於上國郡制特設於東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爲心屬乞退閑竟无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暮年茂著錙銖之効雖近

地稍形於康乂而遠民未免於饑荒方圖自効而歸敢
有懷他之望命顯冊之既申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凡四
章无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迫軍民不容於遁逃至於
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此豈人事致爾實有天數存
焉知便安難遂於己私則吉凶宜同於民患當天造之
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尚循牆而欲避勉膺位
數若負刺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
已於天會八年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
外咸知朕意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
風里誤多罹於憲綱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

之更始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付畀
之隆拯溺救焚何以慰來蘇之望公卿宣力士庶協心
共贊眇冲以臻康泰以前宗正寺丞李孝揚權左丞濟
南通判張柬權吏部侍郎兼右丞子麟大中大夫提領
諸路兵馬知濟南府以延康殿學士前宣奉大夫前太
原尹張孝純依前宣奉大夫封開國公守尚書右丞相
弟益爲北京留守都水使者王夔汴京留守升東平府
爲東京以東京爲汴京改南京爲歸德府豫生於景州
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起四部強壯爲雲從子弟
應募者數千人四太子南寇回以李鄴李佺李儔鄭億

年臣豫以儔爲監察御史億年權工部侍郎

節要曰先是虜中僞留守高慶裔獻議於粘罕曰吾君
舉兵止欲取兩河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
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於今河南州郡自下之後亦欲
循邦昌故事元帥可首建此議无以恩歸他人蓋以金
人自陷山東撻懶久居濱淮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撻
懶嘗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乃粘罕腹心也恐爲撻懶
所先遂遽建議務欲功歸粘罕粘罕從其說遣慶裔自
雲中由燕山河間越舊河之南劉豫節制舊河爲界首至豫所隸
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

之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者慶裔徐露意以爲劉
豫郡人迎合虜情懼豫權勢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
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
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
諸郡以取願狀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意
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否豫
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罕又遣
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惟爾一人難
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就位我當遣孝純輔
爾豫諾之粘罕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稟於虜主吳乞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一 五
買從之故豫得僭立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復以其說爲已見獻於粘罕非也金人入寇山東指以邦昌爲名不易官制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撻懶豈敢擅許於人耶劉豫揣意求於虜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非自剛中始也然剛中之罪豈勝誅哉

太行義士石子明與金人漢軍萬戶侯韓常戰於真定大敗常軍

石子明與韓常戰於真定西山胭脂嶺大破常軍常軍千戶劉慶餘爲礮折其頸金人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

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史今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在軍則權爲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爲散民

三十日庚午水賊崔增攻太平州不克退去
崔增自癸丑寇城下攻擊不克至是退去

八月一日辛未朔岳飛除昌州觀察使通秦州鎮撫使

五月岳飛有靖安鎮之捷生獲金人三百餘人至是岳飛獻俘於行在授昌州觀察使通秦州鎮撫使

桑仲陷襄陽府

京西制置使曹端者自京城陷聚眾擾於京西號爲曹

火星馬千秋遣人招之屯於襄陽城下是時桑仲在唐州盡取強壯為兵唐州之民在桐柏者盡為董平攢集屬董平者進退無所依皆盡室願歸于仲仲之眾漸盛遂目光化軍將寇襄陽千秋遣端禦之并檄鄧州譚亮為援端與仲相遇於高車急擊之仲敗稍引去端以獲捷報千秋會亮遣騎兵五百來策應千秋曰譚安撫軍馬皆精銳當策應功耶端遂率眾退於中廬南漳之間且曰令馬軍退賊仲聞端已退去整眾而進與鄧州馬軍遇地勢皆坡坂而有低林俗呼為字羅岡非騎兵之利鄧州兵大敗仲遂寇襄陽千秋所公安親隨兵木嘗歷

戰陣皆輕佻欲出戰千秋不許至於再四乃令出戰悉用行纏札腿以青紅帶繫足者新布衫如市井間做場弄棒人仲以馬軍數百伏路兩旁俟親隨兵纔過未盡即突出盡喝令坐親隨兵皆坐以棍棒次第敲殺之方其敲也有一人奮身而起大呼曰我與你擡擔仲之黨皆大笑有失杖者千秋下統兵官者仲正等諸軍皆散千秋棄城奔於中廬仲遂據襄陽千秋遣人密說王闢使圖端闢者端之裨將也遂殺端眾軍皆散或百十人或二三百人各為火伴者莫知其數惟後軍李忠寨差遠獨不散散與不散者盡戴白巾聲言為曹太尉報仇

千秋不可居乃轉往金州自此入川矣

七日丁丑李允文爲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

靖康間李允文以教王寓辭避奉使謫閑者數年張浚爲川陝宣撫使道出鄂州允文謁之浚與允文偕行至京西以爲京西提刑時趙宗印屯於郢州欲隨浚入川乃以兵馬盡交與允文而吳錫初受宗印招安亦在其中至是允文爲鄂州路安撫使知鄂州盡以其兵行張俊爲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

制曰門下三軍利用莫如忠勇之兩全才乘啟行尤貴文武之兼寵朕博稽輿論優獎虎臣乃疏進律之襲用

竦在廷之聽具官某性資沉鷲材力驍雄得孫吳方畧之奇兼信布爪牙之勇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提萬旅以趨朝扈六飛而復辟旋因冬狩留駐海壖偶胡馬之長驅帥王師而鏖戰奮當大敵援枹鼓以忘身坐掃妖氛川鯨鯢而築觀茲及行朝之底定復銷羣盜之搶攘併錄茂勳用加醲賞秩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載錫爰田仍加眞賦增中權節制之重示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有功見知朕旣每存於大信縱敵生患汝其勿替於前功惟一心同獎於朝廷斯千載永書於

令甲服予之訓時乃之休

十日庚辰隆祐皇太后至自虔州

盧益辛企宗護衛隆祐皇太后至行在李回楊惟忠防衛六宮

王瓊軍於信州

王瓊自馬家渡失守潰散由徽州走浙東至處州爲神武右軍馮宗回追及戰於天甯寺前瓊走福建路宗回及李俸追至南劍州然瓊乃潰兵非盜賊也朝廷命軍於信州

薛慶及金人戰於揚州軍敗被殺郭仲威棄其城奔於興

化

兀朮自建康回軍至六合縣欲發舟船取楚州路行而趙立在楚州薛慶在高郵軍舟船不可發故兀朮駐軍六合未得歸撻懶自壽河寨往六合見兀朮議事請益兵會孫村浦壽河之軍共取楚州兀朮乃分三太子兵欲攻高郵時郭仲威爲眞州鎮撫使移文報高郵薛慶慶知金人欲攻已於是率兵來揚州會戰庚午慶至揚州與金人遇遂進戰不勝慶引還金人追至東門外慶墮馬被殺馬尋舊路走還高郵軍中見之曰馬空還矣薛太尉其死乎仲威棄揚州奔興化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一
姓氏錄忠義傳曰薛慶建炎三年率兵數千據高郵軍
善用大刀勇冠諸軍知樞密院事張浚往撫淮南至高
郵軍慶詐降拜馬首迎入城執之浚部下陝西兵三千
多見殺逼浚令出慶軍將士官告三千道四年除楚州
鎮撫使朝廷約諸州鎮撫互相應援紹興元年金人攻
揚州圍鎮撫使郭仲威慶往救之殺金人兵甚多慶力
戰而死世稱其忠勇絕倫能以功掩過者惟慶能之

金人陷高郵軍措置高郵軍事國奉卿棄城走

金人三太子既敗薛慶之軍於揚州即長驅侵高郵軍
副統制王林出城迎戰不勝奔於通泰高郵軍遂陷措

置高郵軍事國奉卿走還楚州

張用中軍徒黨歸於鄂州

張用已受鄂州招安曹成以馬老爹事執捉中軍人多
被殺戮者用之妻一丈青奮身出招中軍人隸麾下中
軍人皆歸之有眾二萬餘人皆訴無糧食一丈青曰待
我措置猶未知用投鄂州受招安俄有人報用已受措
置司招安一丈青乃率眾趨鄂州避馬友不由漢陽取
間道出漢陽之後自下流渡江復與用合

趙立起趙瓊寨民兵不至

先是六月趙立起趙瓊寨民兵於城中七月復放歸本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一
寨至是金人已陷高郵軍，撻懶欲併高郵，金人共攻楚立，遣楊柳金率親隨五十人起發瓊民兵，起諸寨首領共圖解圍。楊柳金至吳城，土豪徐宗成曰：滿家良賤皆爲楊柳金殺戮，今乃敢來此耶？遂與土豪衡進及瓊等謀殺楊柳金，割斷楊柳金脚筋，以棗木爲大枷械其頸，置之井上，垂其身軀而死，扛出之，擲屍於清河中。親隨五十人，惟一二人得生還。時楚州已被攻急，立聞之大悔，咬指出血，滴血寫書責已，差蔣某招諸水寨無應者。趙瓊贈蔣某銀衣服等，使歸援兵，遂絕矣。
李邦彥、吳敏、李綱皆復舊官。

張琪移屯於襄安鎮

初，張琪屯於舒城縣界，李成在舒州頭子山，遣人索糧。草琪懼之，移屯於廬江縣。四月，琪破礬山寨，先是盧巡檢者聚衆自保，既遭琪所破，乃奔散。渡江途中，人以爲姦細，遂殺之。六月，琪破崑山寨，至是移軍屯於襄安鎮。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玠、王紹玉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觀、汪藻、李擢、陳戩等。

范宗尹量移王時雍等，皆不聞奏，議者議其不公。翟興令其子琮及趙林，敗金人於永安軍。

金人侵犯陵寢翟興遣其子琮及統領官趙林率兵由河陽南州至鞏縣永安軍邀擊屢戰皆捷襲逐至澠池縣出界

翟興加武畧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爲河南府孟汝唐州鎮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河南府事管內勸農使

朝廷以分鎮之權擢翟興爲鎮撫使制詞有曰果毅自奮智畧有餘總合師徒賈攜劍摧鋒之志襲逐勇寇有履軍搴旗之功先是兩河陷沒興以京西與河東河北接境是時尚有忠義之人聚兵保守山寨不願順番興遣親信持蠟書取間道以結約之如向密王簡士英等

數十寨願聽節制興具聞於朝廷上大喜遂命興經制使王擇仁同領其事擢興節制應援河北河東兩路軍馬使興遣人作商販渡河密齎撫諭自是并汾澤潞晉絳懷衛河陽等數州山寨首領盧師迪李吉李彥隆馬癘義李遵宋德輩至河陽見興矣

孔彥舟據潭州

朝廷除程昌禹鼎澧州鎮撫使兼知鼎州詔告旣到昌禹檄傳鼎澧間孔彥舟在鼎州仍渡江取太平村入湖南界至甯鄉縣王以甯率師拒之不勝彥舟遂入據潭州

撻懶使特木也萬戶撫趙瓊寨

撻懶會高郵金人併攻楚州慮趙瓊寨爲楚州之援也乃遣特木也萬戶往撫諭之瓊已拒楚州之命不發援兵又徐宗成等殺其來使楊柳金遂約特木也萬戶至宿遷縣迫瓊等諸首領聽命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四十二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二

起建炎四年八月一日庚子盡十月一日庚午

九月一日庚子朔呂頤浩駐軍於饒州

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張道王渙顏孝恭巨師古楊惟忠王玘六軍皆聽節制李成寇江州頤浩乃駐軍於饒州四望山

三日壬寅知德安府陳規以王命招馬友降

馬友擾於京西湖北也以其眾寇德安府圍城數月不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二
退知府陳規守禦甚嚴友不能近規乃與友約通買賣鹽一斤爲錢二千八月有奉使往四川回者以路不通行留府中規乃與奉使謀令以上命招友受降友許諾約既成而奉使行友乃以文字報前路不得邀掠奉使至孝感縣尉告之以前途難行奉使遂止而友復猖獗矣時曹成屯於三龍河也

四日癸卯通秦州鎮撫使岳飛入秦州

七月岳飛除通秦州鎮撫使至是以本部兵入秦州飛治軍嚴整將士畏之禁止軍中不得騷擾百姓尤得民情

馬進入興國軍

馬進自黃州渡江由大冶縣寇興國軍知軍李儀及州縣官皆在城中遂開門納之進入城放買賣不殺掠如官軍焉

趙延壽寇德安府

趙延壽號不忙以眾犯德安府陳規禦退之

二十日己未金均房州安撫使王彥及桑仲戰於平麗縣長沙坪仲敗走追至竹山縣而還仲退據房州

王彥在金州時中原盜賊蜂起大者據縣鑄印章擅生殺更相吞噬以圖非望而饑饉荒榛無所資給惟四川

號爲全富金州適當蜀之門戶彥撫民治軍寬猛得宜
軍民皆信嚮之巨寇桑仲已陷襄陽進攻均房知州李
倫清章知幾皆脫身奔竄仲勢益張有窺伺四川之意
擁衆三十萬直犯金州白土關彥以官軍保長沙平仲
者彥之舊部曲也以申狀懇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
願假道入蜀以就食耳彥語將佐曰吾素知桑仲之爲
人善馭士卒輕財善鬪然勇而無謀決爲諸公破之乃
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立血戰不勝馬陷于潭中其子
環馳馬適過立呼之使救環不顧而去立遂被執爲賊
碎其屍立罵不絕口而死人心震恐且糧食不繼或請

避賊鋒彥曰方今醜虜在陝右桑仲在安康則四川腹
背受敵奈天下何吾荷國家厚恩誓不與賊俱生以老
母託其友遂率同統制王宗尹相爲掎角時官軍纔二
千人彥謂諸將曰大丈夫要當以忠義死節豈可效鼠
輩偷生負國政有言避賊者斬人皆奮勵願爭先致死
已未賊張步騎六道並進其勢甚盛彥執旗大呼麾士
士悉殊死鬪自辰及酉賊大敗追襲二百餘里賊陣黃
水還據房陵

張浚以陝西五路軍於富平爲婁宿所襲諸軍不戰而潰
先是張浚以川陝宣撫之職後生氣銳欲聚兵深入削

平禍亂初至漢中會諸將問大舉之策前軍統制王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有不
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兵利閬州興洋以固根本設若
敵人犯境則檄諸路將帥互爲應援以禦敵若不捷亦未
至爲大失也時浚之幕客皆輕俊其氣亦銳見兵馬已集謂
大功可成要當疾進聞彥之言皆相視而笑曰提兵數萬乃
畏怯如此何日可成大功彥以計不行即請爲利州路鈐轄
而去後浚駐秦州金人敗吳玠於彭店原後還河東浚欲大
舉因問威武大將軍曲端有何計策端謂承平之久人不經
戰金人新造之勢難

與爭鋒且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方可議戰浚不
喜乃曰將軍持不戰之說豈可以當大將端曰唯遂納威武
大將軍印猶用端爲參謀時王庶亦爲參謀議論不協端因
辭遂爲都轉運使隨軍而已端與彥之言不用由是浚與幕
官劉子羽輩專爲攻戰之謀常會諸幕客中有言兵馬一集
則一掃金人盡淨者浚大喜之幹辦公事郭奕應聲曰不知
是怎麼地一掃用條帚掃惟復用掃帚掃一坐皆驚愕浚亦
默然是時大舉之議已定三尺之童皆知其不可幕客與兵
將官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唯諾相應和者十八九閒有反
復論難者

又持之不堅獨楊晟補極言其非浚不從兵事既舉晟
乃求行邊不隨幕府浚乃竭全陝六路事力舉於富
平金銀錢帛糧食如山積浚以熙河路帥劉錫爲都統
制浚以九月發秦亭親督戰六路兵二十萬馬七萬約
以更相策援浚見兵馬俱集大喜謂當自此便可以徑
入幽燕問曲端如何端曰必敗浚曰若不敗如何端曰
若宣撫之兵不敗端伏劍而死浚曰可責狀否端即索
紙筆責令狀曰如不敗甘伏軍法浚曰浚若不勝復當
以頭與將軍遂大不協金人屯於大封縣相去八十里
而婁宿字堇方在綏德軍衆請擊之浚曰不可夫戰者

當投戰書約日會戰乃遣使投書凡數往金人不報浚
大書於榜曰有能生致婁宿字堇者雖白身亦授節度
使賞銀絹皆萬計婁宿字堇自綏德軍來移軍與官軍
對壘榜其軍曰有能生致張浚者賞驢一頭布一疋婁
宿字堇率數十騎登山以望浚軍曰人雖多營壁不固
千瘡萬孔極易破耳浚猶遣使約戰金人許之至期輒
不出兵以爲常浚以婁宿爲怯且曰吾破虜必矣幕客
有請以婦人巾幘之服遺婁宿者諸路軍民運糧草輜
重者絡繹於道路至軍則繞寨安泊每州縣自爲小寨
以車馬爲衛十五五相連不斷先是知鳳翔府兼權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司公事吳玠謂地勢不利宜據高阜浚曰我師數倍又前臨葦澤非騎兵所宜不聽是日也婁宿孛堇選三千騎蓐食令折合孛堇率之囊土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不止踐寨而入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惟環慶路經畧使趙哲牌旗不及卷衆呼曰環慶路經畧趙都承先走至邠州乃稍定金人得勝不追所獲珍寶錢帛如山岳不可計郭奕爲詩曰婁宿大王傳語張老謝得送到糧草斗秤不留一件怎生見得多少浚自愧輕舉無功乃歸罪趙哲矣或有以諸葛孔明比浚者幕客以爲譏而怒之彼曰非敢

譏也孔明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以似之

二十五日甲子金人陷楚州

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專攻北壁四十餘日晝夜不息危已未礮著敵樓飛石中趙立股骨折而死徐州人密藏埋其屍立死之六日而城陷立一妻一妹一女年十餘歲一男方總角或遭擄掠或遭殺害皆盡後有一人見其男在虜寨中猶言我爹爹死後便有一事聞之者爲之墮淚立在楚州也視金人如仇讎每言及金人必嚙齒而怒常戒約士卒惟以殺金人爲言且曰若不幸城陷則當備巷戰每一巷口皆以甌壘合隔三五巷爲一間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二
道出兵以殺金人則金人可以盡殺每戰皆親履行陣
爲旗頭見士卒有回顧或退移一步者定行軍法故人
人用命不敢有退怯心君子謂向使立以城陷巷戰而
死其忠義之節必高出張巡許遠之上惜乎死于礮之
餘威不得見之哀哉加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毅立廟
楚州與十人恩澤皆無承受者初兵入楚州也有徐州
將兵約數千強壯惟二千又有楚州將兵約二千四縣
民約五千淮陰縣首領嚴宗義兵也共不滿萬人受圍
既久徐州人漸有歸鄉而去者圍城初有野麥野豆可
以爲糧後皆無生物有見苾蘆根男女無貴賤斲掘之

後水沒城中絕糧食至草木有屑榆皮而食者親戚互
相食陷至城陷而心不變城陷之始西縣民兵爭門而
出往往有得生者民兵首領卅萬五石琦蔚亨號爲千
人敵皆得出惟左彬不忍乘其妻彬乘馬坐妻於馬後
以繩維之手提大刀爭門而出手殺數十人力困而死
紹興五年徐州將校出立屍改葬自頂至足無一支脫
落者惟左股爲礮所傷骨折不續人皆奇之

中興姓氏忠義傳曰趙立徐州人也少爲軍卒建炎三
年領兵數千與金人苦戰徐州互有勝負以眾寡不敵
率兵走楚州尙有八百時無守即命立爲泗楚州鎮撫

使金人以重兵圍之一年，盡其攻擊之術，立以死守，咸拒破之。城中居民有小過，即誅斬一家，使無遺類。威勇振一方，前後殺金人數萬，多為人邑懸之城上。金人每欲渡江，以立正榷淮東，故不敢渡。劉光世以兵五萬聚潤州，畏大金不敢進。朔廷命以兵救立，不敢來。詔加觀察使，後拒大金於城上，中礮而死。年三十七。大金聞立死，爭以雲梯登城，城中死戰，又大敗之，殺其數千人。然城中無主將，恃勝弛備，大金探知之，遂爭登城，城陷皆屠之。朝廷嘉立之忠，贈開府儀同三司，後賜廟於楚州，號顯忠。

追薦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并陷沒官吏軍民黃籙道場青詞，伏以比者醜虜憑陵，羣方震擾，塗炭旣彌於淮甸，襟喉適在於山陽。惟時帥臣爲國城守，提孤軍而力奮，冒強敵以直前，拏兵幾及於三時，叩壘殆逾於百戰。貫精忠於日月，塞英氣于乾坤。雖云壯志之莫成，固已榮名之不朽。念元身之遽沒，極恩數以難酬。輒罄丹誠，仰干洪造，按科儀而載拔，冀仙聖之來臨。特垂助順之明，俯錄盡忠之魄。嘉其節死處，以仙科坐起萬化之塗。永脫九幽之籍，不淪爲物以勸事君。追薦趙立等道場罷散，朱表解紛排難，當力蹈於危機。

福善禍淫固莫逃于昭鑒惟干城之故將實當世之奇材既忠勇以忘身宜神明之護祐至誠而動天地固異常倫忠死而作神仙况存明訓

前御史中丞秦檜將家屬自虜寨逃歸至漣州軍丁禩水寨

御史中丞秦檜初以不願立張邦昌遭粘罕拘執北去并其妻王氏同行隨行有小奴硯童少婢興兒御史街司翁順而已至金國見虜主文烈帝高其不附立異姓之節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任用者執事也撻懶亦高其節甚相親信金人許隨遷南官遷徙之人各逐便硯

童興兒翁順皆不欲舍檜去乃共約同生死遂不相離金人欲用撻懶提兵而南也命檜偕行檜密與其妻王氏爲計至燕山府留王氏而已獨行王氏故爲喧爭曰我家翁父使我嫁汝時有賞財二十萬貫欲使我與汝同甘苦盡此平生今大金國以汝爲任用而乃棄我於途中耶喧爭不息撻懶與檜之居比鄰聲相聞撻懶妻一車婆聞之請王氏問其故王氏具以告一車婆曰不須慮也大金國法許以家屬同行今皇弟爲監軍亦帶家屬在軍中秦任用何故留家屬在此而不同行也白之撻懶撻懶遂令王氏同行由是硯童興兒翁順亦偕

行檜爲任用又隨行作參謀軍事又爲隨軍轉運使在
孫村浦寨中楚城陷孫村浦寨中金人紛紛爭趨入楚
州檜常以稍工孫靜爲可與語遂密約靜於淮岸乘紛
紛不定作催淮陽軍海州錢糧爲名同妻王氏與兒硯
童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數人登小舟令靜掛席而去
至漣水軍界爲丁襪水寨邏者所得將執縛而殺之檜
知水寨尙爲國家守乃告之曰御史中丞秦檜也寨兵
皆村民不曉其說且謂執到奸細陵辱之檜曰此中有
秀才否當知我姓名或謂有賣酒王秀才當令一看之
王秀才名安道字伯路素不識檜乃佯爲識檜以給其

眾且欲存檜也遂一見而長揖之曰中丞安樂勞苦不
易眾皆以爲王秀才既識之即不可殺遂以禮待之硯
童與兒翁順洎高益恭等一行皆得生全

王闢以其眾降於王彥

王闢曹端自襄陽潰散屯於中廬也闢殺端而侵秭歸
不知地利爲思州田祐恭族蠻兵以木弩射追之乃復
取興山縣路退於房州是時桑仲方攻金州而未敗也
闢爲仲聲援及仲敗闢不敢進彥遣人以逆順諭闢使
闢以忠義歸朝廷與附叛賊榮辱利害相去甚遠闢大
悟請降彥欲詣闢壘眾謂闢雖願請降然心反覆未可

知彥曰我以至誠待關關雖詐何能爲遂肩輿至關營
關大驚迎迓甚恭彥具飯與關對食開諭禍福關與其
黨皆俯伏聽命遂詣宣撫司將佐皆不更易於是人人
願爲之用關後腰斬於興元府

二十七日丙寅趙延壽焚郢州

金人攻李彥先於淮河彥先被殺

李彥先者韓世忠後軍管隊使臣也先是有李進彥犯
罪配遠惡過江州遇一道人曰汝異日當富貴指其口
能容拳則爲公侯令進彥以拳納口中纔容半許道人
曰惜哉雖富貴所得者苦不多耳臨去語進彥曰汝不

可自發心逃遁俟有人教爾去去即無害進彥曰諾至
衡山防送者曰嗟夫生爲兵士傳送罪人何時已乎叱
進彥曰汝自去我亦亡矣進彥謝之而去後投韓世忠
軍中隸彥先隊下世忠兵潰於沭陽也彥先與本隊四
十三人得二舟下海聚眾有數千彥先進彥分統之趙
立在楚州受圍彥先以舟船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爲義
兄弟城陷之日彥先舟船猶在北神鎮淮河中前後扼
於金人進退未得至是金人以舟船併力攻彥先彥先
所乘舟下碇石急收不應爲金人舟船簇擁彥先全家
皆死於淮河時進彥舟船在東海縣招集彥先餘眾遂

爲首後於許浦受劉光世招安

韓世清駐劄宣州

韓世清屯於徽州也六月令世清池州駐劄八月劉洪道以呂頤浩參謀來知池州隨行有王渙李貴崔邦弼等兵共數千是時世清有衆萬餘洪道以池州錢糧闕乏令世清宣州駐劄世清遂駐劄於宣州

十月一日庚午朔張浚斬環慶路經畧使趙哲

富平之敗張浚欲斬大將以藉口浚在邠州會諸將帥議事浚立堂上諸將立堂下浚問悞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路兵先走浚即令擁環慶路經畧使

趙哲斬之哲不伏且言有復辟功提轄官以骨朶擊其口血流不能作聲斬於堠下不厭公議衆語諠譁浚遂以黃榜赦諸將以安衆心

張浚放散五路勤王兵

趙哲已死諸路帥聽令張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出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兵盡

張浚以孫恂權環慶路經畧使

張浚既斬趙哲環慶闕帥乃以便宜命轉運判官孫恂權環慶路經畧使

慕容洎以環州叛附於西夏

趙哲被誅或語諸將曰汝等戰勇而帥獨坐誅天下豈
有是事孫恂既權帥事也劉子羽語恂令陰圖環慶諸
將恂納其言斬統領官喬澤張忠而統制官慕容洧覺
之懼遂以環州叛張浚遣涇原統制官李彥琪救環州
洧附於夏國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三

朝散大夫荊湖北路安撫司叅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三

起建炎四年十月初一日庚午盡十二月二十七日
乙未

六宮至自虔州

劉光世退軍鎮江府

上命張俊出兵援劉光世而俊他託不行

十日己卯李成徒黨馬進犯江州

李成據舒州朝廷授以舒蘄州鎮撫使成內懷姦復而

外假恭順光黃州鎮撫使吳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
棄其城而去道途艱梗無所向往依成死於成軍中自
此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知州
姚舜明問計於統制劉紹先紹先請固守紹先字嗣祖
知書傳稍通兵法京城統制官閻瑾喜其爲人以女妻
之京城陷瑾潰敗紹先隨之至江州瑾留紹先以眾數
千屯光州紹先屢與楊進戰及酈瓊圍固始紹先以兵
援之堅守城壁力捍瓊保全固始後率眾歸江州舜明
喜之辟爲統制

李回同知樞密院

李回扈從六宮還除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辭免批答勅
李回省所奏劄子辭免同知樞密院事恩命事俱悉朕
惟國家傾危屯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非得天下人豪
策慮出乎拘攣之外者不足以輔成中興之功以卿有
當世之才遂古之學詳練精密爲時著明故聞千里之
遙朝寢食不忘于虛位擢寘樞機之地共圖龜鼎之安
卿而不能尙誰可者勉服朕命毋庸固辭所請宜不允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岳飛斬其統制傅慶

傅慶衛州密戶也有勇善戰屢立功岳飛寵惜之以爲

前軍統制慶恃其才視飛爲平交嘗曰岳丈所主張此一軍者皆我出戰有功之力每有需索於飛則曰岳丈傳慶沒錢使可覓金若干錢若干飛亦屢與之無忤色及飛爲鎮撫使持法嚴肅尤不可犯而慶不改其常飛待之異慶頗覺之不喜會劉光世遣王德來高郵以當金人在高郵楚州者飛遣慶以前軍將應援德與應交馬而慶言欲復事劉相公德許之統領張憲問其言告於飛飛銜之戒憲勿泄至是飛令諸統制射遠箭慶三籌皆及一百七十步諸統制不過一百五十步飛三賞慶酒醉飛取宣賜戰袍金帶與王貴慶曰賞有功者飛慶何以示眾遂令斬之

張浚退軍秦州

張浚以陝西失利慕容洧背叛遂退還秦州

趙彬張中孚叛降於金人

慕容洧既叛張浚遣涇原帥劉錡將官張中孚幕官趙彬守渭中孚彬二人皆曲端腹心意輕錡又知浚已還秦州恐一旦金人至不能守乃相與謀遂錡而據涇原觀望錡進不敢追洧退不敢入渭遂走德順中孚彬以

錡去乃遣人詣金人乞降

王善餘黨推祝友爲首

先是王善降於金人徒黨皆散金人屯六合也有邱虔者在滁州境內俄復渡淮北去祝友在滁州界皆善之餘黨友下寨於龔家城復欲往巢縣李防禦者爲王縣尉所殺王縣尉者鄉兵首領也閒探得李防禦寨中人皆出外虜掠糧食乘其虛而劫之遂殺李防禦眾遂推友爲首復還龔家城下寨專殺人爲糧食

翟琮及李興敗金人於陽城縣擒其將保骨孛堇

先是張浚經營兩河委翟興措置河外事興遣其子琮

率裨將李興渡河攻劫陽城縣出金人不意官軍大捷擒河東都統保骨孛堇得都統印記獲首級器甲鞍馬甚多興就遣琮取絳州之垣曲縣至王村與金人遇又獲捷進兵至米糧川橫山義士史準等率眾來歸自是李興屯於商州

二十八日丁酉王林寇通州

王林棄高郵而來也

秦檜至行在除禮部尙書

秦檜既脫虜寨達漣水軍丁禩水寨也禩發遣檜還行在令進士王安道馮由義伴行由義字子儀既至行在

三朝北聖會編 卷一百四十三 四
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荐其才。張守嘗爲密州州學教授。檜亦嘗爲之。故守稱檜爲可用。上甚喜。即除禮部尙書。檜具辭免。賜詔不允。曰。卿頃者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靖共正。直而爲神明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職。用示匪躬之勸。昔鍾儀之留晉國。不忘南音。蘇武之在匈奴。常持漢節。方卿所守未足爲難。况乎踐祚之初。已有旌賢之詔。奪安車之高志。加祕殿之隆名。今茲之除。蓋理前命。褒崇非過。何以辭爲。檜請以本身合得恩澤。授安道山義官。由是皆補迪功郎。舟人孫靜亦授承信。

郎檜陷虜。信息不通。時妻兄王喚取王氏子。冒姓秦。以爲檜嗣。立名曰熺。俾承恩受官。至是王氏諸親以熺見檜。檜甚喜。以己子視之。

知陳州馮長甯叛。附於劉豫。僞授戶部侍郎。

馮長甯在陳州。以王命阻絕。乃附於劉豫。請立什一稅法。豫從之。僞除長甯戶部侍郎。

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金人攻張榮於鼉潭湖。破其菱城。

張榮。梁山濼取漁人也。聚梁山濼有舟師二三百人。常劫掠金人。杜充爲留守時。借補榮官。至武功大夫。遙郡。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三 五
刺史軍號爲張敵萬金人進兵取維揚也榮乘間率舟船自清河而下滿舟皆載糧食駐於鼉潭湖積芟爲城以泥傅之漸有衆萬餘金人屯於孫村浦壽河也屢遣人攻之阻湖淖皆不能近是時天寒水凍金人已得楚州遂併力攻芟城榮不能當焚其積聚棄芟城率舟船遂入通泰州

四日癸卯岳飛棄泰州

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軍於泰州會金人撻懶有占通州經畫再渡江之意已破張榮芟城虜騎侵入飛以泰州不可守於是率衆渡江入於江淮軍而棄泰州

張浚退軍於興州

張中孚趙彬旣叛送款於金人金人是時將陝西所得金帛悉已津發歸河東又知慕容洎叛乃徐引兵而西於是吳玠自鳳翔走保和尚原孫恂段不則相繼自隴關入秦亭金人至渭州得我情實乃入德順軍張浚聞虜入德順遂移司入興州簿書輜重悉燒毀初浚欲大舉惟劉子羽議論契合二尺之童皆知其非幕官兵官心知其非而口諾唯者十八九間有反復論難者又持之不堅獨幕官楊晟神方言不可不從乃求行邊不隨浚之富平及失利乃求見浚浚慚諸事悉委之楊晟神

乃大罵子羽意欲殺之楊晟補既用事乃言金人必欲
舉川蜀然後歸國不若引兵金洋一帶候金人歸國然
後收復川陝事乃永定浚雖未盡信其說然實已置陝
西於度外矣興元帥王庶前帥鄜延知虜情次第適來
議事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關以爲後圖浚不聽遂
失全陝

放散百司

金人已陷楚州游騎至江上行在驚恐乃放散百司從
便仍結絕三省樞密院文字士民多竄者

祝友率眾渡江往新市薛店

友下渡上鈔本脫友字

祝友在滁州龔家城下寨也金人已破楚州矣滁河舟
船盡放下江而去友遣劉統領者於滁河尋遺棄舟船
大小僅數二百柁遣數千人夾岸護送出瓜步口沿江北岸
牽至馬家渡友計置渡江招信劉綱又在江南把江口
不容渡友眾及岸不得登者三日友督之甚嚴六軍都
督張死于江遂以諸舟星散著岸上下占十餘里綱
之兵不及分而友之眾已有登岸者漸次盡渡往新市
薛店下寨縱兵虜掠

徐文以其眾歸朝

初徐聚徐文集眾有舟船數百隻與李彥先李進彥皆

在東海縣李彥先進彥請聚同謁廟神聚不疑之爲彥
先所殺徐文聞之開船下海占據靈山有河北忠義人
護宗室士幹至橫島文劫之士幹稱是濮恭懿王之孫
朝廷遣人招文授武經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士幹送
大理寺俄刺面配廣南後不知所終

十七日丙辰金人陷秦州

撻懶既得楚州有再謀渡江之意欲耕地爲守遂率軍
萬人陷秦州而屯駐

十八日丁巳知通州軍州事呂紳棄城走

金人已破秦州知通州呂紳懼而奔走紳自以棄城恐

終不免于罪戾乃奏云臣夜得夢諸軍皆被朱甲持赤
幟蓋火德之應乃國家中興之兆士論以爲諛遂罷之
王彥敗桑仲于房州仲退軍襄陽府

桑仲據房州也王彥常從間道遣兵斷其糧餉亦請援
于宣撫處置使張浚浚遣楊惟直領兵來援丁巳彥濟
師攻自黃水兵既接賊氣懾奔潰追至白磧斬獲不可
勝計凡爲賊誑誤者悉貸之招降來歸皆分隸麾下仲
退軍襄陽府

二十日己未金人陷通州

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

王彥爲三州鎮撫自此李忠自均州來攻彥率其眾號三十萬彥及忠戰勝負相當

劉豫建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譏察間探

十二月崔增降於呂頤浩

崔增以七月寇太平州攻城不克劉光世在建康遣人招安增不從欲受呂頤浩招安乃率舟船往上江纔到魯江口遇邵青船出江增不及備爲青所敗增在無爲軍界內屢與張琪戰沿路以虜掠爲資所至無遺聞呂頤浩在饒州遣人投下文字至是到彭澤縣得頤浩差

人來招安遂聽節制

二十七日乙未張俊江淮招討使

杜充至雲中見粘罕

節要曰充持將相之權據長江之險官軍數萬其勢非不能拒敵也而望風屈膝于穹廬之間何背君負國不顧節義之甚耶又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錡起寨於西山保聚村民金人攻之往往爲錡敗去及多邀金人出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擒而破之錡已保守八月矣粘罕旣得錡命釘之於車刺刃於股將欲支解之錡殊不屈粘罕異之徐謂錡曰爾若降我當命爾以官錡

嫚罵曰爺是漢人甯死不降番狗你識爺麼爺姓石石上釘橛更無移改竟爲賊所害噫里正之役非將相之權也烏合之眾非士卒之練也斬木揭竿非兵甲之堅利也山寨之固非長江之險也八月之久非望風之速也釘之於車刺刃於股非帷幄之優游也充處是而降賊身處是而不屈則忠義之士叛逆之夫所操抑何遠也充聞身之風豈不愧歎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四

朝散大夫充荆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賜緋魚袋臣徐夢莘編集

炎興下帙四十四

起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己亥盡二月二十二日己丑

紹興元年正月車駕駐蹕越州

一日己亥朔大赦改元

肆赦曰聖人受命以宅中莫大邦圖之繼王者體元而居正蓋新年紀之頒朕遭時艱難涉道寡昧熟視斯民之荼毒莫當強敵之侵陵負此百憂于今五載曷嘗未明求治當饋思賢念兩宮之遠而菲陋是安恐九廟

之顛而艱危是蹈苟禍可弭雖勞弗辭然生靈久困于
干戈城郭悉殘於煨燼丁壯繫身于異域旄倪暴骨于
中原桑田失時男女隳業僅存常產者苦斗升之歛乍
失故鄉者無寸土之依或迫飢寒散爲盜賊始焉莫之
加卹終而無以自還致汝于斯皆予之過幸高穹之未
厭哀否運之已窮戎馬雖來邊防粗備嘉與照臨之內
共圖休息之期紹奕世之宏休興百年之不緒爰因正
歲肇易嘉名發渙號於治朝霑鴻恩于寰宇其建炎五
年可改爲紹興元年於戲小雅盡廢宣王嗣復於宗周
炎正中微光武系隆於有漢靖言涼德敢對前人尙期

中外之彝倫同念祖宗之遺澤輔成此志永底於休
遙拜太上皇帝表本

表曰接千秋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端朝
而受祉若稽故實遙企清光恭惟太上道君皇帝陛下
體道粹精怡神沖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步之艱帝
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見聖人
臣自遠威顏游更時序當璣衡之載復悵旒冕之猶賒
鴻雁雖賓莫附帛書于沙漠風濤中阻徒瞻雲氣于蓬
萊

八日丙午李允文謀殺張用之軍不克

先是乙巳李允文約張用丙午教場中點人皆素隊入教場就請糧食是夜有張崇下宋統領者密詣用告變曰李節制已備甲士欲盡殺軍士正總管之罪用驚乃別告報來日盡全裝器甲入教場丙午質明軍士皆全裝入城用請允文點軍允文大驚教場急傳令已點入訖可便請糧于是軍士有去意不從用乃與親隨二千獨留守城中統領孟振王林等以軍士出南門長驅往咸甯

十日戊申馬進圍江州未解知州事姚舜明棄城走馬進陷江州

江州被圍僅百日糧食皆盡人相食陷馬進賊兵晝夜攻不息統制劉紹先竭力拒禦至是人皆飢困無鬪志呂頤浩楊惟忠巨師古率師來救之及戰爲進所敗官軍不得近城城中亦不知官軍到近郊沿江安撫使姚舜明與紹先議棄其城出奔紹先知其勢必不可保全乃縱火城中乘喧鬧奪西門走瑞昌姚舜明出東門走南康進率眾入城大肆殺掠日晚有米綱到城下泊於酒坊門下始知賊已據城急解維放船下湖口進遣賊黨追至湖口遇頤浩之兵而還李成聞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見任寄居官二百員悉殺于庭下

資學王易簡及其子寓皆死於亂兵中其不死者惟宗室不諍等四人有沿江安撫使統領官呂諤者城初陷詣進降手射一石三斗弓發無不中進喜成見之曰圍城久士卒多中箭而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揭榜許人識認被虜人口自此被虜人口皆爲親人識認而去成許人任便買賣漸有生意皆作庵寮以居

十一日己酉岳飛起發江陰軍權聽張俊節制以討李成李成乘金人殘亂之餘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數使其徒多爲文書符讖以爲幻惑聲撼中外朝廷患之議遣將未決而張俊請行乃命俊爲

江淮路招討使應江淮路駐劄軍馬並聽節制岳飛以通泰州鎮撫使方退屯于江陰軍戊申被命己酉進發癸丑到宜興取老小到徽州有百姓訴其舅姚某騷擾飛白其母責之曰舅所爲如此有累於飛飛能容恐軍情與軍法不能容母亦善勸而止他日飛與兵官押馬舅亦同行舅出馬前飛而馳約數十步引弓滿回身射飛中其鞍橋飛馳馬逐舅擒下馬令王貴張憲捉其手自取佩刀破其心然後碎割之歸白其母母曰我鍾愛此弟何遽如此飛曰若一箭或上或下則飛死矣飛爲舅所殺母雖欲一日安不可得也所以中橋者乃天相

飛也今日不殺舅他日必爲舅所害故不如殺之母意亦解飛留老小于徽州率軍馬趨洪州會俊時邵青在蕪湖曾以文字告呂頤浩且叙鄉曲乞受招安頤浩從之授青樞密院水軍統制蕪湖縣駐劄兼招沿江盜賊亦受俊節制而行

金人寇廬州

金人寇揚州

曹成李宏受鄂州李允文招安張用率眾往咸甯縣曹成李宏以無錢糧打請復反

曹成久屯于三龍河時出兵攻德安而宏亦屯於鄂州

野無耕種廩無儲積人有飢色成于上元日率眾趨漢陽宏亦繼至張用聞成等至漢陽率其親隨二千人往咸甯與孟振王林復合鄂州李允文遣人招成等曰若許入城則秋毫不犯若不容入城則當縱諸軍一蹂踐之允文許其入城遂受招安渡江入平湖門出東門下寨于東門之外漫岡被野接連不斷鄂州無錢糧允文曰可向南自尋之于是成有復反意一日括軍中官員秀才恐其往浙江說軍中事欲盡殺之約是夜皆送至帳前而夜中大雨不止至五更忽霽月色如晝而鼙聲已催行矣官員秀才遂得不死成自往江南

閻勅贈檢校少保

先是閻勅在定遠縣被金人執虜北去金人欲官使之不從被殺上聞之悼惜不已贈檢校少保

金人寇西京西碧潭翟興遣彭玘伏兵井谷擊敗之

金人擁鐵騎數萬犯南河寄治所西碧澗時翟興以乏糧方散遣諸部就食于諸邑所存親兵方數千報至人情危懼興安坐自若徐命驍將彭玘授以方畧設伏於井谷遇金人佯爲奔北金人果以銳士二十八騎馳及玘軍伏發皆獲之乃酋長忽沙郎君十州郎君柳檉郎君佛面郎君等餘眾皆潰乘勢追襲至會坑口大張小

張店還

秦檜參知政事

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以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同羣卒奉身而旋返虜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旣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言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

二月戊辰朔祝友受劉光世招安

祝友在新市薛店也欲侵宣州以阻水不克渡會劉光世自鎮江遣人招安友留使兩旬方許受招安是時友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四十四 六
之眾四散擄掠有至廣德軍者有至安吉縣者據安吉縣幾半月餘亦無一官軍誰何之惟韓世忠差人齎榜至昇慈步張掛而已友既受光世招安王冠在溧水縣駐軍友移書借路趨鎮江冠不從友以兵擊冠軍冠軍大敗友自此取句容趨鎮江府光世分其兵以友知楚州先是史康民在淮南與友合軍康民之軍極富以金寶賂光世光世喜康民遂得進用

十五日壬午張榮屠通州

張榮在鼉潭爲金人破其菱城遂率舟船至通州過捍海堰欲出海復歸京東爲水濤所阻不得去遂據通州

糧且盡取人爲粃斷其首斫其兩臂兩脛以鹽淹曝乾用充糧食得脫者無幾

馬進陷筠州知軍州事王庭秀棄城走

張俊軍于洪州與馬進對岸下寨進日來挑戰俊堅壁不出進遂寇筠州知州王庭秀棄城遁走進遂陷筠州
馬進陷臨江軍

馬進陷臨江軍閱視軍資庫有撚金小盤龍紅袍段一乃四川進御之物以路不通寄留于庫中進以爲李成受命之祥遣人送成成視之長歎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即命焚之

二十二日己丑國奉卿趙瓊劫金人舟船于清河口獲戶部尚書印

金人既得楚州始計治運河并開水悉以江浙擄掠舟船自洪澤口入淮至清河口是時國奉卿以楚州既陷居於趙瓊寨中與瓊謀劫其舟船乃以二百餘人夜掩不備劫之有被虜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婦人稱是尚書右丞李稅之妾持戶部尚書印并一玉甕可容二升許奉卿無妻遂取其婦人而徐士亮徐宗成取其印并玉甕云稅自在建康被拘執而來途中已死矣一婦人言是陳邦光之親屬有一男子肥而大自稱我

是王大郎王善也亂兵殺其第五官人者善曰我嘗提二十萬眾橫行中原不期在此中不能保存一弟爲人所殺舟中之人拋擲珠玉金銀乞命者徹旦不止是時舟中尚有金人藏船板下不敢出質明舟中金人認得不是官軍皆出鬪又金人有救兵至民兵乃退

桑仲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桑仲在京西連跨數州無糧食人相食啗又屢爲金兵所敗欲引眾北去至棗陽承朝廷指揮除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遂回襄陽駐軍金州王彥幕屬續賢以爲非便乃投劄子具說利害與宣撫使張浚乞不除仲鎮

撫使曰竊聞朝廷除桑仲襄鄧隨郢州鎮撫使遠近驚疑莫不解體且以譚克守鄧州披荆榛保孤壘屢戡大盜奉朝廷法令隱然若一長城曾不得鎮撫使而仲乃得之是獎亂也咸以謂朝廷在遠未詳仲凶逆之狀苟稍知之必將令克輩梟其頭顱以懲姦慝豈有以四郡三千里之百姓委之餓虎之喙乎仰惟相公奉便宜聖旨爲國家大明黜陟豈可不從權易置耶聞仲連敗劔於安康此正天亡之時若使克併力勦除稍伸國威而以鎮撫使命克則忠義者知勸而盜賊少戢矣夫克鎮襄陽則漢沔漸甯人知畏慕式固朝廷基本利害甚大

伏望相公特賜收採疾速施行浚雖知其非便深嘉贊言而不能

三朝北盟會編卷百四十四終六月二十九日校



